

## 2022年的沈燮元先生

□ 王雪霞 藏书报

“2022年整个一年，我注意的是古籍整理、拍卖行情、古籍出版消息等。”对99岁的古籍版本学家沈燮元来说，刚刚过去的2022年是充实的，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古籍界，有关古籍的一切他都是在意的；这一年他也是开心的，自己几十年研究整理的黄丕烈有关资料，有了新的发现，“许多篇前人没有看到过的黄跋，居然被我一个不会电脑的人看到了，真是天下奇迹。”

### 一、没想到成了“网红”

2022年，沈燮元先生绝对是一个大众关注的焦点人物。哔哩哔哩平台纪录片《但是还有书籍 第2季》“我们的图书馆”中，展现了这位98岁中国古籍版本目录学家、文献大家的“日常”。每天早晨七点左右，沈燮元会独自搭乘公交，18路转3路，上午八点半准时到达南京图书馆古籍编目办公室的门口，静坐在长椅上，等着同事来开门。他会在这里工作到下午四点，雷打不动工作7个小时。事实上，他早已从图书馆退休，不隶属于图书馆的任何部门，图书馆将他视为一个特别的读者，大约在2015年，为他在办公室设置了“工位”，供他做藏书家黄丕烈的研究。沈燮元先生一下子成了“网红”，之后更是有多家媒体关注采访，对沈先生来说，这是令他想不到的，“虽然接受访问，比平时忙了一些，但对中国古籍的传播和宣传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。”是否网红他并不在意，他在意的是自己为古籍界做了一点事情。



图1 沈燮元先生

## 二、沈澣先生 40 多年的老友

沈澣元先生是中国古籍界元老级的人物，他和古籍打了一辈子交道。他生于无锡，在苏州长大，虽曾就读教会学校，接受洋派教育，但从小自学古文，四年级能写文言作文，引得老师惊诧。抗战胜利后，他考入苏州美专，画素描，也学中国画，结果因为眼睛近视，只上了一个学期，转考无锡国专。24岁从无锡国专毕业后，成为合众图书馆的干事，专事编目，那时候他在顾廷龙先生的麾下。古籍版本学家沈津与沈澣元是40多年的朋友，虽然比沈澣元小20岁，但二人却有着独特的情谊。沈津说，他的导师是顾廷龙先生，而早年顾先生也提携过沈澣元，说的就是沈老在合众图书馆的事情。在沈津眼中，沈澣元是一个很低调的人，比沈津早进入古籍领域10年，二人大约在1977年认识，一起在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工作组工作，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有三四年时间。那时候办公室里有顾廷龙、潘景郑、潘天祯、冀淑英，然后就是沈澣元、沈津、任光亮，这些都是参与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全过程的，从初审、复审到最后的定稿，而目前健在的是98岁的沈澣元、80多岁的任光亮和78岁的沈津。沈津笑称：“我们结下了战斗友谊。”在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，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学识，一一查核每张卡片的书名、卷数、作者、版本等各项著录是否正确。1995年3月，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历经18年最终完稿，被认为是国内目前最具权威性的古籍善本联合目录。“在苏州时，我们又相约一起去为顾廷龙先生扫墓，大约有三四次之多。其中一次，沈先生也要像我一样行跪拜之礼，我说你94岁了，不方便，不要跪了。可他说，顾老是你的老师，也是我的老师，顾老提携过我的！每次去扫墓，李军都陪同，上一次去祭拜还是2019年，我邀请了浙图馆长褚树青及老友谷辉之、上海藏书家王德。”沈津回忆道。



图2 沈澣元（右一）与冀淑英、顾廷龙、潘景郑

### 三、竟是如此爱“黄跋”

沈燮元先生是执着的。他一直关注的对象就是“黄丕烈”。黄丕烈是清代藏书家、校勘学家。黄氏题跋的古籍，表明其在版本、校勘方面的独特价值，凡有黄丕烈题跋的古籍都被视为一级藏品，在拍卖场上也是被藏家公认的精品，市场价格自非一般。

沈燮元并非第一个整理“黄跋”的人。晚清，潘祖荫刻印过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六卷，民国，缪荃孙刻印了《菴圃藏书题识》十卷，此后也有很多人做过黄跋整理工作。但以往整理者多半没看到原书，题跋多是托人代抄，难免错漏。完成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编纂工作后，沈燮元已经到了退休年龄，他没让自己闲下来，而是继续因编纂工作而中断的黄丕烈题跋集的整理工作。沈燮元希望能整理出一本更翔实、准确的黄丕烈题跋集，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更完整的检索版本。

沈燮元整理的《士礼居题跋》书稿中首先把出自同一本书但却分散各处的黄丕烈题跋集中起来。其次，通过查看原书、书影等，将错刻、臆改、误认的题跋文字一一改正。还有就是将前人未见过的黄跋补进书稿。据沈津说，他到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工作后，二人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，加上之前他在上海时二人的书信，总共有四五十封，沈燮元也会在信中和沈津聊“黄丕烈”，让他关注有关黄丕烈的资料。“他给我的信非常详细，写得也非常多，有时候一张、两张纸都写得满满的，密密的小字。还希望我在美国关心黄丕烈的事，要帮着找黄丕烈的资料。我也通过台北的朋友关系帮他去找。”沈燮元会把黄丕烈题跋的每一个字都认真地去辨识，每一个字都去核对。“所以他整理的黄丕烈题跋集出版的话应该是最好了，质量是最高的，那是没话说的。”沈津说。

苏州藏书家马骥先生与沈老是忘年交，他说“沈老嘛，应该每天除了黄丕烈还是黄丕烈”。2022年这一年，沈老发现了许多篇前人没有看到过的“黄跋”，他说这是自己2022年最开心的事，“也是我平生最开心的事。”

### 四、越忙越开心，越活越有趣

在大家的眼中，沈燮元先生是真摯的。疫情之前，沈津和沈燮元经常会一年想办法见一次面，一起约着喝茶、吃饭，多数都是通过一个中间人帮着联络，苏州博物馆的李军就是其中一位，在苏州见面的时候很多。有一次，两人约好在苏州见面，沈燮元还专门跑到火车站接沈津，请他去西餐厅吃早饭。沈津说：“他会问我说，沈津，怎么样，你还想到什么地方，我陪你去。”文学山房的江澄波先生，也是沈燮元带着他去拜访的，沈津去文学山房三四趟，都是沈燮元陪着的。马骥2003年与沈老相识于苏州文学山房，之后二人就成为了忘年交，很能谈得来，对于自己的晚辈，又热爱古籍，沈老都是热心提供帮助，陪着马骥去常熟沈传甲、苏州夏淡人家访书，“先后介绍上图的沈津、陈先行、梁颖、仲威诸位先生给我认识。”

沈老是有趣的。他喜欢苏帮菜，喜欢喝点小酒。2018年，《沈燮元文集》出版，沈津为这本书作了序言。在南京图书馆举办新书发布会时，沈津应邀去做一个嘉宾的演讲，“我就对沈先生说，我说你现在是鲑背之年，等你到100岁的时候我们再来庆祝，最后我们来举杯。他很喜欢喝酒，但他不能多喝的，我也会告诉他要稍微克制一点的。”马骥接触的沈老，

对吃很有心得，凡小聚必有黄酒，一瓶为限，尤喜苏帮菜，曾经还在信中嘱咐马骥去南京时带上苏州醋坊桥陆稿荐的酱肉，他要送人。而每当去家中拜访沈老时，他也会天南海北和你聊，八卦趣闻一点也不比你懂得少。



图 3 沈燮元与江澄波早年合影（马骥供图）

《但是还有书籍 第 2 季》播出后，要求采访的媒体络绎不绝。不过他本人对此大概没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和一位记者聊天时还说，“那个‘噼里啪啦’之前来拍过我”，成功逗笑了南图的小伙伴们。

2022 年因为疫情，沈津也和沈老没有见过面，通过朋友到沈老家中看望沈老，然后两人再通过朋友视频通话一下，非常开心。

回望 2022 年，每个人都不容易，也感觉到这一年的不平凡；有收获，也有遗憾。沈燮元也是一样，他告诉我们，整理的《士礼居题跋》进行到了一半，虽然不快，但还是有成绩，后续还要进行下去。沈老觉得自己的遗憾还没办法弥补，总嫌时间不够，对于 2023 年的梦想，沈老真诚地卖了个关子：“只要我身体还好，将要去做的工作还会继续进行下去，题目不能公开，做不到人家会说我你在开空头支票。”

我们与沈津先生电话连线时，他也真诚希望沈老 2023 年“第一身体健康，能够健康地活着；第二他的黄丕烈年谱、黄丕烈题跋集能够早日完成。这对古籍版本学界、校勘学界也是一个最好的贡献。期待 2023 年再跟他相约苏州，再次握手”。

## 附 录

### 微访谈

记 者：您的 2022 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

沈燮元：2022 年已慢慢过去，对我来说整理黄丕烈《士礼居题跋》虽然不快，但还是有成绩的，这使我想起顾廷龙先生对沈津说的一句话：火车只要开，迟早总会到的。

记 者：2022年《但是还有书籍 第2季》热播，您成了“网红”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变化？

沈燮元：这是我想不到的，虽然接受访问，比平时忙了一些，但对中国古籍的传播和宣传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。

记 者：2022年最开心的事是什么？

沈燮元：2022年最开心的事也是我平生最开心的事，我发现许多篇前人没有看到过的黄跋，居然被我一个不会电脑的人看到了，真是天下奇迹。

记 者：您关注的2022年的事情有哪些？

沈燮元：2022年整个一年，我注意的是古籍整理、拍卖行情、古籍出版消息等。

记 者：对于古籍界，您有什么体会？

沈燮元：对于古籍界，不知从何说起，我认为这件事和博物馆鉴定书画有些相同，不能光靠书本，要实践，要接触实物，所以我建议最好由国家图书馆在全国举办专门的培训班，不止一次，要多办几期，否则成效看不到，从空到空。

记 者：2022年都做了哪些事情？您的黄丕烈有关工作进展到什么地步？

沈燮元：《士礼居题跋》进行到一半，还在继续，不明了的人总是嫌我慢，但实在快不起来。

记 者：有没有什么遗憾？

沈燮元：我的遗憾没有办法弥补，总嫌时间不够。

记 者：2023年有什么新年愿望？准备要做些什么？

沈燮元：只要我身体还好，将要做的工作还会继续进行下去，题目不能公开，做不到人家会说你在开空头支票。